

書名 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撰者 明 西湖漁隱主人 輯
卷 冊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44
編號 D8624400



冊七

歡喜冤家

說舊劉郎

第一回

學博溫一齋寄示蓬萊觀其真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系

花

二娘巧智認情郎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系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仇

情人那肯因情死。拓唐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

出不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

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

百單。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

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辭文辭典正平詞曰勝顯文顯大學士空乘書光新大夫
與古官字對密切學士尚書計如酒中舉餽少而因出亦
即許銷止以學文者以不景慕而眠視殊醫詩人輯藥字
齊崇士壯尊前掛武天下許其許而水難作吳顯出然
其文音單全對解又感世正平術果師之眷服與聖主之
弄筆半無景對也即及世業許實非贊與詩之美眼也而
願與夫得只片語幾家許同拜自古文士是謂若斯而意
唯口支離因及之木之美端不極女而小人雖文以氣味
對小人感之四維亦信謂以氣發許而武氣文十餘許天
許下與曰文武許下許世對小人謝夫謂之並並天賦人
下當其福是取到請保下小人之文風只不同許許下

第續一回

兩房妻暗中雙錯認



風景從來說古杭白居易

意美膾玉年年脆即出

教妓樓高春艷治黃存

壽船載得春歸去袁伯

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兩個士財主一個姓朱名子

貴號芳卿年長二十八歲正妻早故止有一妾乃揚州人

喚名喻巧兒年方二十二歲生得天姿國色絕世無雙一

個姓龍名天定號天生年長二十六歲妻亦亡過因往南

京嫖着一個姊妹名喚玉香年方二十二歲乃蘇州人那
發色不須說起十分的了他兩家住在浙江驛前衝繁
之所貼隣而居他二人俱是半文半俗土財主或巾或帽
假斯文朱子貴又愛小朋友相與了一個標致小官喚名
張揚年方一十七歲生得似婦人一般令人可愛日逐間
接了龍天生三人做塊兒吃酒閑耍捉空兒便做些風月
事兒龍天生也愛他貌美幾番要與他如此因朱芳卿管
緊了不得到手就要如此也不難事只因兩家內人不放
鬆故此到也算彼一椿難事閑話不提且說西湖內新造
起一所放生池週圍數里有兩層陂岸中間建一所放生

池甚是齊整可與湖心寺並美故此艷女八方叢集遊人
四顧增輝年年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滿城士民皆買一
切水族放于池中比往日不同張揚得知與芳卿道明日
四月初八那西湖放生有趣何不叫早喚船湖上一遊芳
卿道使得忙喚小使往湧金門叫船撐到長橋伺候龍天
生得知這個消息道我也出些分資同去耍耍毛香知道
說與丈夫我有五錢銀子買些螺螄之類同去一遊天生
道須接朱二娘同去方好玉香走到後園里叩着角門只
見一個女使開門巧兒聞知龍二娘到連忙走來迎接玉
香說其原故巧兒笑道承二娘攜帶同去走走奴家也買

些水族同做些好事不枉一番勝事便留玉香吃了午飯
須臾別去巧兒與丈夫說龍二娘約他之意大家同去一
遊芳卿道使得未免隔夜整治酒筵次日喚下轎夫一竟
抬到長橋下了湖船各人相見巧兒與玉香坐下一桌他
三個男人坐在下邊一桌把船撐到放生池邊都往寺井
一看果是勝會蓮池大師有云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殺彼驅克已口腹心何忍焉夫
靈蠢者性身命豈靈蠢之殊愛憎者情生死原愛憎
之本是以聞哀鳴而不食其肉見殺賊則易之以羊
凡具有生莫不均感於是擇四月八日之會會留於



萬羽之思個個開籠放雪衣而歸去人人發笥後類
尾以將來全生起于一念惻怛出于天然脫殘生于
鼎鑊蘇物情于刀鋒梵咀之聲騰于岩谷香花之氣
蔽于林泉神鬼共所欽問賢愚齊加讚嘆而放無常
期舍無定處車停松栢載將遠談神游散菰蒲樂
此坡仙會客途中肯行方便月中尚之食糧况費用
不過常食解脫實同權教在天在地咸得遂其生成
隨喜隨緣瞻取資其利益變海獵必爭之所為飛潛
不死之鄉檀越存心咸期普津梁之會家居作業聊
當遠庖厨之窵又一聯附後

茹素亦如葷。憑我山有野味。
不殺亦不放任。他海闊天高。

那來來往往。男男女女。文絡繹不絕。如行山陰道中。使人指
應不暇。五人遂雨登舟。竟至湖心亭。住着上岸登樓。果是
揚心悅目。朱芳卿看了玉香。頻頻偷眼。龍天生見了。巧見
步步留情。兩個婦人。暗暗領意。堪堪紅日將西。急忙返棹。
早到原所。轎夫早候。依先取路而歸。自此兩家內人相好。
你去我來。各不遊忌。只因龍天生每每要與張楊結好。朱
芳卿亦知其意。一夜張楊宿于芳卿書房。與芳卿勾當。芳
卿說起玉香標緻愛慕之極。不能勾如此。張楊說這事不

難。自古道捨得自己。贏得他人。包你上手。便了芳卿道。終
不然把自己之妾。換他不成。張楊笑道。龍天生每每要我
和他如此。我因為你不好。又和他上手。這事只須在我身
上。便好圖之。芳卿道。你不可視為兒戲。他婦人家。不比你
倘然不肯。叫喊起來。體面不像了。張揚道。自古色胆大如
天。這般芥菜子兒大的膽。原好幹得大事。芳卿說。怎生在
你身上。後好圖謀。張揚笑道。他管門的老李。是聾而且盲。
的此事。你可頂先閃在龍家門首。待我叩門。叫出天生。只
說你往某處吃酒。夜間不回了。我到和他到你房中歇下。
你見我進來了。你竟做天定。直進內房。房中沒灯火。更好。

有燈火只須將口吹隱，竟進被中。那玉香難道說你是別人不成？你切莫做聲，竟到手十，慢慢說也未遲。芳卿笑道：好計好計，恐有差池，認出怎好？張揚道：認出怕他怎的？他無非是個妓女，到也不放你在心上。又不是貞節的婦女，就是認出他，一發快活了。芳卿道：這樣我今晚到要在巧兒面前說謊，只說和你在書房歇了。張揚說：這也做我不着子計議。端正芳卿除巾脫服，等到黃昏，睡候洞。張揚到龍家大門上叩了幾下。老李問：是何人？張揚道：是我。要見你主人。老李道：大爺睡了。張揚道：有要緊的話，見他。你進去傳說便了。老李開了大門進去，一會說道：來了。桂將門一，一邊天生此來見了。張揚張揚扯到前邊，附耳說了。天生歡喜之極，張揚道：你可悄悄的，竟進書房。我叫者李拴門便了。天生進了朱家大門，張揚推了芳卿進龍家，叫老李閉上大門。老李應了一聲，把門閉上。芳卿一竟走到後軒，見一個女使持燈出來，照着芳卿把袖口掩住。下邊口臉竟往內走，見房中也有一燈，把眼一看，床帳分明。連忙把燈滅了，閉上房門去睡。玉香道：我只說那小東西，叫你出去幹那付勾當。原何到肯進來了？芳卿冷笑一聲，便一把攙住去，做那買賣。玉香那裏知他是朱子貴，連忙分散金蓮，輕偎玉體，在芳卿喜出望外，更加幾倍工夫，在玉香

見他不與張揚如此却來和他留連分外添許多騷意果是兩情歡暢須臾雨散雲收沉沉而睡直至五鼓重上陽臺將及微光芳卿抽身而起玉香道天早還好睡哩芳卿低道有事便來竟出了房門一路開門出去到了街上見自己大門還是閉的到走了開去須臾開門那天生也恐芳卿回來撞見是早的出了朱家竟往家中去了芳卿走進書房見了張揚各道夜來之事二人暗暗歡喜且說龍天生恐玉香問及不好回話竟到書房梳洗玉香見了天生並無一言天生大喜此後常常暗渡陳倉竟不知情後來天生到與張揚情厚三回五次在張揚面上說巧兒標致致怎生得個法兒睡得一夜便死其心張揚笑了一笑暗地想了一會道不難如今芳卿常往外邊去歇竟不歸家只須待他出門你竟假做芳卿竟進內房去睡二娘問你怎生進來了你只說和我言語起來決無疑事天生大喜次日專等得芳卿出門天生推入書房張揚道事不宜遲好進去了倘然停燈必須吹滅方可上床天生道倘巧娘認出叫將起來如何張揚笑道也是個不啣溜的東西你一時進去他怎生知你是龍天生就是做出來不過是朋友的多也無甚大事只管放心進去天生依了張揚之言大了膽直至裏邊見了佛前燈火依路悄悄而入到于內

房燈尚未滅。忙閉房門。吹燈脫衣。巧兒說今夜恭喜爲何。撒了心愛的人。到肯房裡來睡。天生假笑一聲。一把摟住。便去咬嘴。巧兒啐住舌尖。兩個雲雨起來。但見

滾抽淺送輕叫低應。說不盡萬般親愛。描不出一段恩情。寫意兒伸伸縮縮。真愛惜欵欵輕輕。一個柳腰亂擺。一個筭掘。有根一個水流不住。一個火發難停。只有人間如此景。總求仙筆書難成。

兩個人完了事。雙雙摟住睡了。直至雞鳴。重赴巫山之約。須臾天亮。天生抽身穿衣。竟出會了張揚。悉言其事。竟回家去了。張揚心下想道。這兩個婦人都錯認了。丈夫就是

做出來。不過是兌換奴隸。只是騙出兩個便了。那芳卿也怕天生賊頭狗腦的回來。這天生又怕撞見芳卿。遮遮掩掩。躲雨下。該是緣法。再也不做出來。有這兩個婦人一些也不知道。不期過了兩月。只因朱子貴完。願家中演戲。請着親友。玉香也來吃酒。上得戲將晚。半本時。這玉香到巧娘樓上。小解。芳卿無心上樓。走到床前。恰好玉香未及。係從芳卿上。前抱住玉香。抵死不肯。芳卿笑道。好了。兩月今朝到。不肯起來。玉香道。還不要亂話。我養你廉。他不叫起來。好好放我下去。芳卿想道。且放他下去。慢慢看。他便了。放他穿好衣服。玉香飛也跑下樓去了。不期過

幾日家中忙完了。天生想着巧兒芳卿。思着玉香。未免又是張揚線索。芳卿見玉香睡在床上。他竟脫衣就寢。有心把玉香便幹。弄得酣美之際。芳卿叫道。可好麼。玉香道。好。芳卿道。今夜這般親熱。為何前番在我家樓上。死也不肯。玉香心上吃了一驚。此事並不吐露一些。原何丈夫知道。又說在我家樓上。莫非朱芳卿了。燈尚未滅。把眼仔細一看。驚道。你原來這般大胆。倘遇見我良人。怎樣開交。芳卿道。你尚在夢裏。只因你天生要相取張揚。我從前月那日。如此如此。直到如今。只我再不提。所以你不猜疑。玉香笑。道。這樣奇事。如此和你扯個直了。芳卿道。為何。玉香笑。

道。你的令政也差認了。尊兒亦被良人冒名宿歇。芳卿聽見大怒道。有這般奇事了。不得我決不干休。玉香笑道。好沒道理。我把你睡了兩月。你妻子又難道我丈夫睡不得的。這是你不仁。不是他不義。還是誰先做起此事。芳卿默歎無言。又道。我妻子怎忍與他睡。玉香笑道。此時天生也在你家。恨你着哩。這是天理昭彰。一報還你一報。還要氣甚的。下次肯換雨下交易。幾次如不肯各自守了地方。竟自歇了。到說得芳卿笑將起來。道。不要便宜了他。便又弄將起來。這玉香初然只說是丈夫不在意上。後來這番曉得芳卿自然又發出一段媚人的光景。芳卿十分愛極。

便道玉娘我與你十分恩愛不若兩下換轉了可使得法
玉香道活該死的只好暗裏做此醜事聞知於人豈不羞
死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把人罵了烏龜忘入看你看如何
人想你二娘還不知他是天生你明晚歸家與二娘說明
看他心事如何言之未已天色微明穿衣別去竟到書房
見了張揚便怒吽吽的說着前事張揚穿衣起來笑道這
是顛倒姻緣的小說一樣了你不淫人婦人不淫你妻你
的嫂嫂還不知道此事倘然知道亂將起來外人知道便
不好了只好隱然滅醜方是高人若是播揚起來外邊人
路上行人人口似碑一人傳兩兩入傳三登時傳將起來那

賣新文的已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兒街坊一賣天下都
知道了那時就將一萬銀子去買他不做也難了不若
靜忍方是上策芳卿道我想起來都是你做成此事張揚
道于我甚事你自想玉娘標致做起的勾當與我何干芳
卿進去見了巧兒巧兒道好梳洗了只管蓬頭散髮的芳
卿扯了巧兒低低道我昨夜失陪了你不要怪我巧兒笑
道這樣昨夜睡在床上的是一隻狗芳卿道我晚上與你
說知巧兒滿肚皮疑心起來欲待再問見芳卿又走了出
去暗暗千思萬想摸摸情由比丈夫身子輕巧莫非被人
盜了嗟嗟呀呀嘆息到晚芳卿與張揚吃了晚飯竟至房

中與巧兒睡了巧兒忙問早上情由芳卿道玉香是個

從頭一說巧兒嘆息道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原是你

不是起如今切不可再蹈前轍了芳卿道那玉香是個妓

女出身極會勾人昨夜說出原由知是我了反發出許多

憐愛之情一時難捨必須再與他睡睡方肯住手巧兒笑

道倘龍天生到來我也惹不得臉了芳卿道且看下回分

解兩夫妻未免有一番兒事情次日恰好龍天生往親戚

家拜壽芳卿知道竟至後園開了後門竟到玉香房內玉

香看見吃了一驚忙走到後邊冷房內住了脚步芳卿隨

他同到房中玉香道此事只好暗地里還好做怎生青天

白日走將過來倘被下人看見還是教我叫喊起來還是

隱藏得過以後切不可如此了芳卿笑道只因愛卿一時

見天生出去起了念頭望你恕我則個芳卿細把玉香一

看果是十分愛人摟抱求歡玉香難推就在椅兒上雲雨

起來兩人愈加恩愛直至事完玉香要出外淨手道你且

坐着我出去了來與你講話竟至房中淨手併看女使俱

在外堂間要將軒門反閉又到房中笑道我昨晚把你情

由說與天生他也没奈何道這是天使其然只索罷了只

是難捨巧兒如之奈何我便取笑他道兩下換轉了如何



些帳兒罷了。我想他肯如此。我怎生作難。不若與張小官

說。明着他中間幫襯。擺席。通家酒兒。大家各無禁忌。如何

芳卿笑道。總是槐花洗手。白不來了。依你這般說。便了。芳

卿同玉香到園中角門首。芳卿推門。那門鎖緊了。他叩兩

下。巧兒開門。見他兩個。便笑道。到好得緊。明公正氣的來

往了。玉香臉兒紅將起來。巧兒忙道。二娘取笑。如此認真。

大家一燉般的。有甚羞澀。一把扯了他到自己房中。喚女

使。整些便物。留玉香吃酒。芳卿到書房。說與張揚道。玉香

說天生原故。張揚道。待我與你兩下打一個和局。罷。次日

張揚走到天生家。就是撮合山一般。花言巧語說了一番。

龍天生已依允了。又與芳卿說了一遍。兩下都應承了。身

邊出銀二兩。做一本戲文。不請一個外容。就擺在後花園

上。就做一本南北兩京奇遇的顛倒姻緣戲文。兩下自此

明明白白交易了。不期那些左右鄰舍。聞知此事。傳將起

來。笑個不住。有那好事的。登時做下一首西江月詞兒道。

相交酒食兄弟。 兌換柴米夫妻。

暗中巧換世應稀。 喜是小星婚妓。

倘是生兒生女。 未知誰父誰爺。

其中關係豈輕微。 為甚稱觴做戲。

滿杭城傳得熱鬧。朱龍二家也覺得不雅。相欲要挪移開

了又不便欲要賣了婦人，又難割捨，遂自拈了四句詩，回着諸人道：

這段奇緣難自由

暗中誰識巧機謀

皆因天遣債花債

沒甚高低有甚羞

後邊人見了他四句，又題他四句：

張郎之婦李郎騎

李婦重爲張氏妻

你不羞時我要笑

從來沒有這般奇

朱龍二家見了，又復四句道：

兩家交好有何妨

何苦勞君筆現他

自己兒孫如似我

那時回覆怎生當

自此各人猛省道果見倘然兒孫不爭氣，妻子白白養漢的，也有還不如他小阿媽兌換的好哩。內中又有人道：小

阿媽換了，也無此事。內中又有人說：此乃世間常事，豈不

聞愛妾換馬筵前，贈妾的故事。內中有人道：小二是個單

身光棍，無賴小人，其日吃醉了，便道：這是朱龍兩個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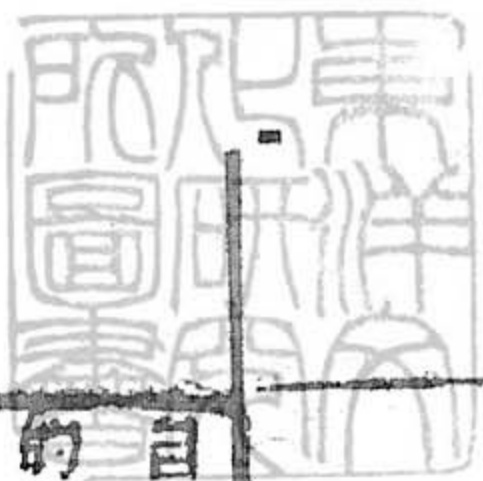
無恥烏龜，所以做這樣事。朱子貴恰好出門，所見他罵得

毒，几个溜風巴掌，龍天生所見也。走出來幫打一衆勝會

都來勸息，把王小二怨暢一番，道：小小年紀，也不該如此

輕薄。王小二自知不是，到夜深跳入江中，死了。大家都

知道，過了几日，那尸首飄將起來，浮于江面，漁戶撈上岸



來大家一認方知是王小二投江死了。那地方里長見有對頭的不肯買材盛貯拾好這日錢塘縣大爺到浙江縣迎接上司地方將此事從頭至尾一稟大爺一板籤把三個人一齊拿到跪在地下大爺道你二人為何縱妾渾淫又打死王小二朱子貴道老爺在上縱妾渾淫罪當甘受王小二辱罵止打得幾個巴掌他自知無禮投江身死于小人何干大爺道果是投江豈着你償命不成速追燒埋銀兩將張揚龍天生朱子貴各責三十板以正渾淫之法二婦不知不坐地方免供速出登時寫下審語

審得朱龍二犯世上雙奸縱妾渾淫偷生禽獸自取

罵名入敢罵甘心忍辱辱其身王小二酬酒無徒已作江流之鬼朱子貴不思有法妄加風流之辜龍天生一力幫扶同擬不應之罪恨張揚兩家撮合豈堪警杖之偏速取燒埋已完罪案三人罪同一體二婦另釋良人各取正妻可免宗枝之玷待生親子方無誣父之疑諒責三十前件速行如違申報上臺理合從重究遣

那宋龍張三人一蹶一步出了郵亭早到家門看其所事沒奈何斷除恩愛將二婦各嫁良人名娶妻房重償仇債一個移在吳山一個遷于越水自此無人再生話了正是

一時巧計成僥倖

千古傳揚作話頭

總批

揚州艷女南院名姬兩皆國色天姿四下目成心許
張揚詭計調虎離山兩婦乘機養魚換水朱龍各有
移風換月之奸天意懲于覆雨番雲之報玉冰二粒
造西江月命殞東流水天理懸遠不令人心枉自安
排鑒此以為後戒

第續二回

一宵家約赴雨情人

扣尚偷花元帥

鑽頭覓縫騙嬌娘

淨土變成慈海

不思牢獄苦難當

且說柳州明通寺一個和尚法名了然素有戒行開口便

是阿彌陀佛閉門只是燒香誦經那曉得這都是和尚哄

人的套子忽一日有個財主携的艷妓李秀英來寺開

那秀英是柳州出色的名妓嬌姿豔態更善琵琶常于



風明月之下一彈再鼓所見的無不動情了然素聞其名
那日走進寺來了然不知壁面一撞李秀英便忽地一笑
了然見他一笑便爾留情便想這人家良婦定是難品紅
樓妓女竟有何難須臾見秀英同那人去了了然把眼遠
遠送他到夜來好似沒飯吃的餓鬼一般恨不得到手自
此無心念佛只念着救命下菩薩也懶去燒香就去燒的
香只求的觀音來活現整日相思一日走到西廊下將一
枝筆兒寫道

但願一生從極樂國

免教今夜苦相思

一。日。害。起。相。思。來。非。痛。非。醉。不。癢。不。疼。因。而。想。日。今

晚。換。了。道。袍。包。上。幅。巾。竟。到。他。家。一。宿。有。何。不。可。堪。堪。金

烏。西。墜。玉。兔。東。昇。晚。將。下。來。往。房。中。取。了。五。兩。銀。子。鎖。上

房。門。竟。往。李。家。而。來。這。和。尚。該。是。湊。巧。姻。緣。却。好。這。一。晚

還。不。曾。有。嫖。客。秀。英。見。了。就。接。進。房。坐。下。問。道。貴。府。何。處

尊。姓。大。名。了。然。道。本。處。人。氏。小。字。了。然。秀。英。道。尊。字。如。似

法。名。了。然。笑。道。小。僧。乃。如。來。弟。子。因。慕。芳。姿。特。來。求。宿。秀

英。心。下。想。道。我。正。要。嘗。那。和。尚。滋味。今。夜。造。化。只。恐。妓。館

往。來。人。多。恐。人。知。道。恐。連。累。師。父。今。晚。權。爲。料。亦。無。事。嘗

香。後。會。必。須。議。一。靜。處。方。好。了。然。道。且。過。今。宵。明。日。再。取

連。忙。取。出。那。五。兩。銀。子。送。與。秀。英。秀。英。歡。喜。道。爲。何。賜。這。詩



多銀子了。然道正要相取休得見外須臾燈下擺出酒餚。

二人開門對飲和尚抱秀英於懷中坐下親親摸摸十分

高興吃得醉醉的收拾脫衣就寢。那了然見了婦人雪白

身子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下去。便一把摟緊叫聲活菩薩

便急頭急腦的亂搗秀英笑道。有個門路的為何亂搗。

手相扶到了花門抽將起來自然與俗人不同分外有與

一個負花賊。禿一個青色淫根和尚色中無鬼妓女

花裡妖精一個興起雲兵雨將一個備着月貌花神

烟花寨裡夫人這番受敵寂寞房中色鬼果是消魂

叫一聲和尚心肝真快活。答一句親娘年肉寒消魂

大光頭小光頭一齊都動上花唇下花心兩處齊親

上陣時黃昏時候罷戰候恰好三更可憐教点菩提

水領入紅蓮兩片中

睡至五更重新又起至鷄鳴住手道我要別去了秀英道

我閱人多矣並無一個如你這般興趣望師父尋一所在

同你要千幾時了然道不須別處我那僧家客室都是房

裡房還有床裡床人跡不到之處。只要姐姐習心把轎

到明通寺西首盡處這一房你進來便是秀英道你先去

我梳洗一完就來不然被人接了去又道我失信了然大

喜先別歸寺恰好巳卯時分了。然在山門外望見一乘小

車

怪

二

輒知是秀英連忙抬到房頭打發編夫領進客室坐下

然潔淨清幽但見

曲曲灣灣清流斜透芬芬護護花光橫飛半破蒲團
鋪在玉臺座下一床布被單于竹榻之中抵木魚石磬
體節不勞燭影香烟心清無睡暮鼓遠青松响聲清
朗霜鐘傳翠藹首韻幽微盆中種四季奇花窓畔栽
千竿異竹池魚浮水面自成活潑之機仙鶴舞松前
竟有翱翔之勢一聲清磬心中萬慮皆空數字梵音
頭頂千魔盡伏幾句彌陀清淨地教聲啼鳥落花天
果然曲境通幽處方信禪房花木深自來足跡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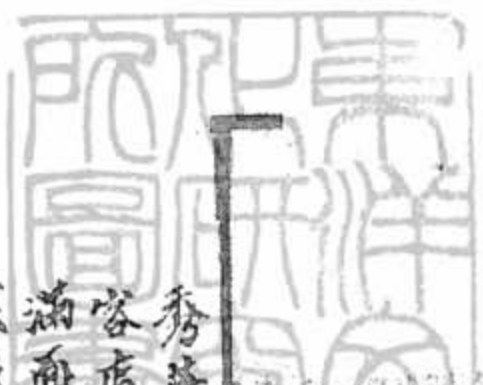
到誰料今朝有道人

秀英羨慕不已了然帶笑又扯了入一別洞天非人間世

之比須臾擺下酒肴十分豐潔般般稱世之珍不是尋常
之物兩相謔笑四目含情雖延暮雨遂作朝雲自此朝夕
意無別意倏忽半年光景了然衣鉢蕩盡秀英見僧舍無
聊遂想紅樓有興脫故要回了然無計留春竟從其去鶴
兒見秀英回了重煖久冷之青樓再展向寒之翠被門前
車馬重喧房內舊交都淡不提秀英與頭且說了然冷落
每想再整鸞儔爭奈竟無寶鈔恰好一日有當舖撥人送
銀五兩助裝羅漢了自了、裝、羅漢、銀、兩、助、裝、羅、漢、了、然、接、了、遂、起、淫、心、道、好、了、好、了、且、其然接了遂起淫心道好了好了且其



提裝羅漢先須接我嬌娥遂使徒弟梵空將銀去約秀英
一會秀英接了銀子十分歡喜道拜上你師我還有幾日
官身看一空便來會你師父不須再來相接梵空將前言
語復着了然了咲歡喜每日磨拳擦掌專等玉人來至過
了兩日恰好有一个陳百戶上京應襲回來路經柳州下
了客店開得秀英之名遂到其家兩下相見十分愛戀正
待整束取樂失忘帶了銀錢遂道少停屈至敝寓一談可
乎秀英道使得送出了門那陳百戶竟回寓所着小使取
了一兩銀子隨即送到秀英家中鴿兒接了道有客在此
整東一時不得脫身晚上佳來便了小使復了百戶且



秀英上輪一路裡想道此去正往明通寺過不若先會了然免他懸念再到
客店亦不為遲連忙與輪夫說了竟到了然房頭且起無人知覺了然一見
滿面堆下笑來引進前房着梵空折發了輪夫擺下又備酒鋪兩人對飲了
然敘述別後相思之苦秀英心上只為遂要去陳家去宿無意留住忙催了
然知是了然只說他來宿歇放他脫衣就寢誰知秀英要去和他帶衣而行
了然見他說出其事心下大不快活起來只得草草完事秀英起身竟別了
然料亦難留醋將起來心中念七送出房來喚輪夫空說想他在此宿的打
發去了秀英道那客店須知西市街一時独行不便此時黃昏人靜料少
人行煩你送我到彼則好了然只得勉強送着問道你記得旧年秋遇時我
和尚心肝香秀英道有幾時和尚便是心肝你無了該心肝便不對和尚了
了然大怒道我為你年年費盡千金不為薄汝為何只說出這幾絕
義話來秀英道師父莫說小娘情薄你出家人嫖妓自然要陪用些的也難
怪我哩了然道今送你五兩銀子難道就此消受不成秀英道我与你還
是旧交遂你意志若疑別个和尚不來怕你取討不成了然大怒手拿石塊
照他頂門一下打得嗚呼哀哉死了恰好陳百戶客店門首了然見他死了
慌忙走回寺中連梵空也不與說知天明驚動地方隣里恰好在客店門首

提裝羅漢先須接我婦娘。這使徒弟是空將銀去約秀英。一會秀英接了銀子十分歡喜道。拜上你師。我還有幾日官身。看一空便來會你師。父不須再來相接。梵空將前言語復着了。然了映歡喜。每日磨拳擦掌。等玉人來。至過兩日。恰好有一个陳百戶。上京應襲。回來路經柳州。下了客店。聞得秀英之名。遂到其家。兩下相見。十分愛戀。正待整束取裝。失忘帶了銀錢。遂道。少停。屬至敝寓。一談可也。秀英道。使得。送出了門。加陳百戶竟回寓所。着小小使。取二兩銀子。隨即送到秀英家中。見接了。道有客在此。東一時不得脫身。晚上。住來便了。小使復了百戶。且秀英上船。一路裡想道。此去。直往明通寺。過不着先會了。然免他懸念。再到家。亦不為遲。連忙。身騎夫。說了。竟到了。然房頭。且起。恐人知。覺了。然一見。滿面。堆下。笑。承。引。進。前。房。着。梵。空。打。發。了。輪。夫。擺。下。又。備。酒。鋪。兩。人。相。飲。了。然。就。是。別。後。相。思。之。苦。秀。英。心。上。只。為。遂。要。去。陳。家。去。宿。無。意。留。連。忙。催。了。然。知。是。了。然。只。說。他。來。宿。歇。放。他。脫。衣。就。寢。誰。知。秀。英。要。去。和。他。帶。衣。而。行。了。然。見。他。說。出。其。事。心。下。大。不。快。活。起。來。只。得。華。口。完。事。秀。英。起。身。竟。別。了。然。料。亦。難。留。醋。將。起。來。心。中。念。七。遂。出。房。來。喚。輪。梵。空。說。想。他。在。此。宿。的。打。發。去。了。秀。英。道。那。客。店。須。知。西。市。中。街。一。時。獨。行。不。便。此。時。黃。昏。人。靜。料。少。人。行。煩。你。送。到。彼。別。好。了。然。只。得。勉。強。送。着。問。道。你。記。得。旧。年。初。遇。時。我。和。尚。心。所。香。秀。英。道。有。錢。時。和。尚。便。是。心。所。你。無。了。錢。心。所。便。不。對。和。尚。了。然。大。怒。道。我。為。你。年。年。光。景。費。盡。十。金。不。為。薄。汝。為。何。一。旦。說。出。這。話。絕。義。話。來。秀。英。道。師。父。莫。說。小。娘。情。薄。你。出。家。人。嫖。妓。自。然。要。陪。用。些。的。也。難。怪。我。哩。了。然。道。今。送。你。五。兩。銀。子。誰。道。就。如。此。消。受。不。成。秀。英。道。我。與。你。是。旧。交。遊。你。意。志。若。是。別。个。和。尚。不。來。怕。你。取。討。不。成。了。然。大。怒。拿。石。塊。照。他。頂。門。一。下。打。得。嗚。呼。哀。哉。死。了。恰。好。陳。百。戶。客。店。門。首。了。然。見。他。死。了。慌。忙。走。回。寺。中。連。梵。空。也。不。與。說。知。天。明。驚。動。地。方。隣。里。恰。好。在。客。店。門。首。

鴉兒聞知具狀赴省府主差人將陳龍百戶客店主人呂小山一齊拿到府
之問你為朝廷命臣飲酒宿娼律有所禁那店中有幾人與你爭如委是何
人打死陳龍道並不曾接他店中來也不與人爭如不知何故打死在門首
有至道天下百戶也多你不過在此經過怎惹鴉兒就知你是百戶陳龍
道只因久聞秀英之名 閣曾聞其門突並不曾接他來有至道是
了你既聞知他蓄心已久豈肯自放了他鴉兒向前又道他朝晨進我
家門怨怨不捨去午上去的有至道心道他去了可曾又來鴉兒道他
去了着了一小使還送二兩銀子在此有至道銀子在此還要抵賴陳龍
道銀子是死送的你女兒還是步來的輪來的誰送來的有至道你女兒
怎生去的鴉兒道因接他二兩銀子恐怕失約門首催一乘過路輪兒抬
去的百戶道明明見鬼了店主呂小山稟道客店裡人甚吳嘈雜店外
尚有十餘人同宿豈無一人看見況陳百戶送他銀子愛嫌他其點愛念
之心怎忍又打死了他其中還有緣故有至問鴉兒道那輪夫可認得的
麼鴉兒道是過路的其寔不知府主疑心把百戶責了二十板收監遂成疑
獄過了兩月巡按蘇息出巡柳州拱起這件公案來審不期

一寺中見壁上貼著八個字

一曰了然

何苦相思

蘇院醒來恰是一夢想道昨日正問陳百戶這件疑獄
睡起來為何做此一夢道一目了然何苦相思明明見實
情了次日將陳龍帶出遂判道百戶不合宿娼又不合
殺成死罪百戶有口難分只得守死而已蘇院起歷事
情已完將要發牌外府有一个同年王進士來拜相見敘
禮已畢忙問寓所云昔寓明通寺了然房內蘇院所見了
然二字心下懷疑起來同年別了隨即打轎往明通寺

鴉兒聞知具狀赴告有主差人將陳龍百戶客店主人呂小山一齊拿到府
之問你為朝廷命臣飲酒宿娼律有所禁那店中有幾人與你爭妒委是何
人打死陳龍道並不曾接他店中來也不與人爭妒不知何故打死在門首
有主道天下百戶也多你不過在此經過怎惹鴉兒就知你是百戶陳龍
道只因久聞秀英之名 閣曾聞其門是突並不曾接他來有主道是
了你既聞知他蓄心已久豈肯自放了他鴉兒向前又道他朝晨進我
家門怨怨不捨去午上去的有主歎心道他去了可曾久來鴉兒道他
去了着一个小使還送二兩銀子在此有主道銀子在此還要抵賴陳龍
道銀子是我送的你女兒還是步來的輪來的誰送來的有主道你女兒
怎生去的鴉兒道因接他二兩銀子恐怕失約門首催一乘過路鴉兒抬
去的百戶道明明見鬼了店主呂小山稟道客店裡人甚是嘈雜店外
尚有十餘人同宿豈無一人看見況陳百戶送他銀子娶嫁他是點愛念
之心怎忍又打死了他其中還有緣故有主問鴉兒道那輪夫可認得的
鴉兒道是過路的其寔不知有主疑心把百戶責了二十板收監遂成疑
獄過了兩月巡按蘇息出巡柳州拱起這件公案來審不期

睡起來分付帶起便退私衙安息睡至五更得其一
到一寺中見壁上貼着八个字

一目了然

何苦相思

蘇院醒來恰是一夢想道昨日正問陳百戶這件疑獄

睡起來為何做此一夢道一目了然何苦相思明明見實

情了次日將陳龍帶出遂判道百戶不合宿娼又不合

殺^疑成^死罪百戶有口難分只得守死而已蘇院巡歷事

情已完將要發牌外府有一个同年王進士來拜相見故

禮已畢忙問寓所云暫寓明通寺了然房內蘇院所見了

然二字心下懷疑起來同年別了隨即打轎往明通寺回

拜就置酒明進寺大殿上等候蘇院輪過見西廊壁止題
着兩行字看道

但願生從極樂園

免教令世苦相思

見了吃着驚心下沉吟半响道僧名了然莫非李秀英
之死是了然打死的麼到了房頭王進士出迎分賓坐下
適了然進茶蘇院見了問道和尚什麼名字王進士道這
僧家便是了然素有戒行吟得好詩蘇院所得吟得好詩
便道西廊壁上之詩可是你做的麼了然叩頭叫聲不敢
蘇院假意道原來是個詩僧到失敬了明日相請徹衙
談了然道不敢門子稟道酒席已完請二位老爺

院同了王進主走到殿上戲房藝樂送了上席送過戲口

王進士道成本的不過內中幾出有趣到不若揀幾出雜

劇一演可好蘇院道絕好王進士遂揀了幾出蘇東坡游

赤壁的故事一來取蘇字與蘇院姓同二來取佛印禪師

與東坡共樂欲要了然明日到蘇院衙中去好生看待之

意須與演了一番完了副末復把戲目與王進士揀王進

士遂道這番多年兄揀了蘇院取過一看揀了那翠屏山

內海關黎奸潘巧雲的故事與王進士揀的人不相合天

色傍晚酒闌人散送蘇院上轎蘇院又遜王年兄先歸寓

所兩下不提次日王進士着人將謝酒帖送到當堂蘇院



道尔家爺幾時起程家人稟道明日准行蘇院道明日當
 面送家人應了一聲去了蘇院想道今日若拿了然五年
 兄必欲要講分上且待他去後拿他次日面送王進士下
 船回到衙中又想道若就去拿這些和尚慣會鑽分上且
 待五年兄去遠些也不妨又想道若去一拿恐公人露風
 被他走了如何是好不免着承差下个請帖騙他到此萬
 無一失又過兩日取一个友生帖兒着承差去明通寺
 首了然房請了然師父一會承差領命竟往寺中見了然
 院蘇爺有帖在此請了然師父了然師父一談了然
 院後迎慌忙治酒管待上差自已了然請了了然師父了然

蘇打扮向了承差竟到按院傳鼓陞堂蘇爺坐在上首了
 然朝上跪下蘇院不理了然見他沒有禮貌心下有些
 怪起來蘇院問道那李秀英在此告你了然慌道小僧不
 曉得什麼李秀英蘇院道不用刑法利你不招叫左右與
 我夾起來雨邊答應如雷把了然去了了然將起來那
 了然殺猪的一般叫將起來道屈情節爺沒有此事蘇院
 見他不招又敲上一百抵死相類蘇院想道莫非屈了他
 分付帶往縣中稽候過日再審退入私衙想道明明一自
 了然何苦相思八个字已是真了况後遇這一聯無疑了
 怎小抵死不招想了半夜方睡只見過了兩日那徒弟竟

空寫了一紙保狀來保了。然蘇院想了一會道如此如此便知分曉便道。空本不該准你保狀。看你僧人是三實分上准了你保。明日早開去。取今日你可先回。空叩頭道。願帝帝萬代公侯去了。蘇院隨着健步去。喚李秀英。兒來。健步應了一聲。飛跑到李家。叫了鴉兒就走。竟到堂上。跪下。蘇院屏退左右。喚鴉兒跪在面前。道。你可想院中妓女有似那秀英模樣的。可有麼。鴉兒稟道。有一小云。與女孩兒面貌身體一般無二。蘇院道。令喚可令他扮秀英。免魂伏于明通寺外。待了鴉兒走過。一把扯住。叫道。了。然我命來看他。回何言語。他若有吐露。我着人登時拿

了。人。蘇院道。不可。鴉兒道。是重寃。鴉兒叩頭道。不敢有違。出了衙門。竟到家。下與天奴說。出此事如此如此。天奴領意。粧扮停當。只等天晚。做弄狗。秃且說蘇院見天晚了。差兩個健步。扯一披籤去。縣牢裡取出了。然押發到寺。又與健步說明云。奴之事。果是即可帶來。回話。健步答應道。小人俱理會得。出了衙門。到得縣前。黃昏時候。傳進你衙。說知要取了。然知縣叫提牢吏分付。登時把了。然取出交付與院。差了。然道。公差阿爹不知。老爺此時取我何。健步道。你徒弟空。日間到院下保狀。老爺恰你是佛門弟子。故此准了他的。特着我二人押你到寺。差使酒飯。

一些未有還是怎的。了然道：蒙二位扶推，一到敝寺，自然奉謝，決不少的。健步道：將二更了，快來走，我們肚中飢了。天上雖然有月，又是雲籠的，况有數里遠，一邊說，正到陳百戶門首，過了然心，下胆寒，又走上幾步，只見照頭一個所泥撒來，了然吃一大驚，兩差人故意慌道：不好了，這沙泥是鬼撒的，怎生是好？又听得鬼哭之聲漸近，三個慌將起來了。然道：不如回到飯店中歇了，明早到敝寺去罷。開差正待回言，只見黑睛裡一個披髮婦人一把扯住了然，罵道：好狠心飛子，我秀英有何罪，你把我打死了？我在王面前已告准了，今有差人在此拿你，快快同我去覓王。可大玉了然發寒，起來戰得聲也做不得，兩公人假作怕的形狀，俱已前後避開，須臾了然斗姐姐，實是我負你，你放捨慈悲，我做道場超度你。云奴道：你這樣毒秀料，沒甚致誠道場，追薦着我，只是我回你去了。然道：姐姐，我與你情已不薄，豈無一念之恩，虧你下得云奴道：我有在麼？不好便將我打死了。然道：那時只因你要到陳百戶處宿歇，一時醋恨起來，打得一下，誰想就死了。院差鴉兒人等俱听見，說出情由，便上前一把扭住，取鉄索鎖了，依先捉到察院門首，而來恰正天明，少刻蘇院陞堂，一起人把了然帶進，把那云奴對答言一一講了。蘇院大怒道：有這

等一个狠秀一面差人到縣取出陳百戶到未審問蘇院
又問了然有何說話了然低頭無語書了^不換招上了長板
把烏鬼陳龍逐出賞云奴一兩銀子把了然打了四十板
收監伺候把筆判曰

審得了然佛口蛇心淫人獸面不遵佛戒恣願狂敢托
齊心汚法界偶逢艷妓色眼高張一笑無心三魂頓喪
熬不住慾心似火遂粧浪蝶偷香當不得色胆如天更
起迷花園套幽關閉色全然不畏三光淨室藏春項刻
便忘五戒衲衣作被應難報道好姻緣蒲團當席可不
羞殺^殺騷和尚又喫黃薑^不下^不醋酸滋味戒貪^菜清^淨潭

忘却^禪打嬌娘海棠未^開風和雨花陣幾催^不粉蝶^不
守^禪規居梵宇難辭^殺罪入刑場

蘇院判完連夜寫本申奏過得九日稟候到部將了然定
絞待到秋後把了然盡法那法場上着的人那日裏念着
謾說僧家快樂僧家寔是強梁披緇削髮乍光光粧
出恁般模樣上秃牽連下秃下光賽過吐光秃光光
秃秃光光纔是兩頭和尚

總批

袈裟常破胭脂染直^綴時開膩粉香好色可知矣和
尚色中餓鬼婆娘錢可通神有錢和尚便是心肝無

錢心肝不對和尚秀英寔言也。階前芳階發無明粉
骷髏須臾沒命若非蘇代巡立心在事則陳百戶終
為歡喜冤家雲奴不粧假鬼了然怎上真心禿毒安
誅方能消恨

續三回

馬玉貞汲水遇情郎

休將別事苦相關

楚岫無緣雲恁至

桑間野合三生定

固是奸淫人所惡

莊北閉書仔細看

桃源有路領相攀

陌上相逢一語難

無緣魂夢不相干

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一人姓王名文年紀三十多歲在縣
做個甲首別名公人合一個賤計名喚周全同在縣中取
隨正堂遇着差使兩小弟便出面皮賺人錢鈔這做差人
插號叫做神仙老虎狗行着一張好差使走到人家便居

上位人家十分恭敬，便是神仙一般，快活及至要人銀子，一錢不勾，二錢不休，開口便要十錢，百錢蘇注便是十兩，百兩就是老虎一般，遇了不公之事，拖倒在地，打了板子，問成罪名，此狗也不值了，所以跟官人役，易榮易辱的生涯，不想兩夥計一日拾了一張人命事的飛票，走到兜身家裡去行那兇身，是个大財主那裡，肯走出來，央人請着公人講下了盤子，送出前後手來，一百多兩紋銀，方纔寬他尋分上，做事情了，結公案，二人分了這玉銀子到手，周全就出些銀子，買三牲獻利市，王文已出分資，自己買辦安寺，周全燒火，兩個人忙了半日，方能完畢，二人對坐着

酒，周全道：夥計，一生親事到也，相應勸你成了，你今半中年紀，厨下無人，甚為不便，我對門一个寡婦，喚名馬玉貞，今年廿三歲了，前年死了丈夫，又無公婆，又無父母，止生一个女兒，前月又死了，丈夫存日，又無十兩半斤丟下，虧他守了兩年，目今要嫁，只要丈夫家裡包籠過來，沒有人接財禮的，那一付面孔，不須說起，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那一雙玉套脚兒，張生說得好，足值一千兩碎金子，王文道：據兒所言，十分的好，不知緣法如何，周全道：有个媒婆是我寒族，別日着他與你說合便了，兩個吃了一會天色已晚，周全別去，次日王文正在家中打盹，只見夥計同一



女姊到來見了王文就取出个八字兒遞與道你去合个
 婚看如好就娶王文道夫婦前生定的何用合要多少財
 禮送去便了媒人道別處鋪排長短我老實說財禮有無
 不論如有衣飾拿幾件包籠過來如無拿些銀子與我做
 了穿來便了媒人錢倒是輕不得的王文取曆日一看道
 十一是个吉日就取六兩銀子遞與夥計道十錢時銀在
 這裡勞你送去周全笑道取妻子也說出蘇意話來取了
 銀子同媒去了王文到了十一晚了隣舍家中男男女女
 打點整酒成親不免忙了一日到晚新人到了拜了天地
 宗親隣友眷屬坐席吃了直至三更方散有幾位親戚俱

在樓下安置兩個新人登樓去睡王文雖然是个俗子見
 了這般一个艷婦不怕你不動情起來但見

芙蓉嬌貌世間稀
 背立燈前羞不語

兩眼盈盈曲曲眉
 侍郎解扣把燈吹

王文叫道娘子和你睡罷玉貞下答自知不免除下冠
 脫下上衣把燈吹隱了竟往被裡和衣睡了王文忙忙入
 被裏着玉貞上下穿衣的笑道免不得要脫的何苦如此
 便去解他上下小衣玉貞將機就机竟自情亦王文把身
 子一摸滑膩得可愛將手去探他彼處玉貞把手掩定道
 且過一日待熟了面貌再取王文笑道急急風撞了你這

慢郎中將他兩手推開上去便湊那二婚婦人滑得有聲
 一个孀居少婦一个老練新郎一个打熬許人如文
 君初遇相如一个向沒山妻如必正和諧陳女一个
 眼色橫斜氣喘聲嬌好似鶯穿柳影一个淫心蕩
 言嬌語巧渾如蝶戲花陰新人枕上低低叫只為雲
 情雨意心人耳畔般般道都是海誓山盟正是洞房
 花燭夜勝如金榜掛名時

兩夫妻如魚得水十分如意過了半年光景王女也去走

差去着便是十日半月方回就是在家時也不像初婚時

節那般上緊說王文一本家中年的人上了二來那

也不寸分肯用江夫因是前薄且白上也意意
 無聊况王文生性兇暴與前大夫不相同吃了便撒酒

風好端端便把玉貞罵將起來若與分辨便揮拳起來全
 不知溫柔鄉裡的路徑因此玉貞便想前夫好處心中未

免冷落了幾分一日王文又同周全出差去了玉貞無水
 取汲這井在後門外五家合的只因十指纖纖拿那扇扇

不起一个手懶把扇桶連繩落在非中無計可施不想後
 園內有个浪子宋仁年紀與玉貞同年並身過活偶到後

園見玉貞徘徊無措推到身邊道玉娘子為何在此望井
 咨嗟玉貞知他是宋仁道宋叔叔只因汲水一時失手





下了肩桶無計取起在此沉吟宋仁道待我來與你動定
 來忙到自巳家中取了一個灣鈎子長竿之上往井中
 撈起便與玉貞打滿滿了水桶自己取了長竿竟回玉貞于
 恩萬謝感激着宋仁玉貞去提那一桶水莫說提起連動
 也動不得到把面色紅漲起來宋仁又到後門一看見玉
 貞還在那裡站着一桶水端然在地宋仁道看你這般
 在原何提得起待我來與你提去罷玉貞笑道怎敢重
 得宋仁道請舍家邊水人相連護是休說勞動宋仁把
 一桶水與他傾在缸內一時同竟與他打滿一缸玉貞
 之不己遂孜孜請坐燒精燒一杯清茶你吃宋仁道不

竟自去了玉貞心下想道這樣一個好人偏又知趣
 們這樣一個酒鬼全沒些溫柔性格怎生與他到得百
 過了兩日宋仁一心要再搭玉貞就取了自己水具把
 打了一桶扣着後門叫道大娘子開門我送水來了玉
 貞聽見慌忙開門滿面堆下笑道難得叔叔這般留心教
 怎生報你又道府上還有何人宋仁道家中早年父母
 過尚未有妻止我一人在家玉貞道叔叔為何還不娶

一個妻室宋仁道我慢慢的要尋一個中意的方好同他
 過世玉貞道自古討老婆不着是一世的事宋仁道像王
 員有子大嫂這等一個絕色的還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

奇力

情續

四

五

只是玉哥對嫂嫂不過些兒正是

駿馬每駝村漢走

巧妻清伴拙夫眠

玉貞所說無言可答先忙去燒茶宋仁又與他打了一飯

水滿滿貯了玉貞捧了茶送去叔請茶宋仁道多謝嫂嫂

哥哥去幾日還不歸來玉貞道他的去住是無定的或今

日便來或再幾時俱不可知宋仁道秋風起了恐嫂嫂孤

紙冷靜些玉貞道他在家也不見親熱落道是不在到清

靜些正在那裡開門將叩門門响宋仁謝茶出後門去

玉貞放過茶杯方出去看是一個同縣公人來問王文

時候只見宋仁往王家後門首見玉貞晚放問嫂嫂

宋庭玉貞道我下午把吊桶取了些在此謝了多謝

叔宋仁道我這幾日在鄉間公幹方纔回來記念嫂嫂特

來相問哥哥也未嘗玉貞道纔歸來兩日下午又差往

仙居縣鄉人去了宋仁道原來如此正待要回只听得一

陣雨下似石塊一般打將下淋淋倒一個不往玉貞

道雨大得緊你與我關上後門不可溼了地下裡邊來坐

坐哥哥有酒剩在此問我已燒了將就吃一杯兒宋仁道

多謝嫂嫂盛情玉貞拿了一盞酒取了幾樣菜兒放在桌

上道叔叔自飲宋仁道嫂嫂同坐那有獨享之理玉貞道





隔壁人家看見不像了。宋仁道：右首是堵垣，左間壁是管
 兵已在紙地多時了。嫂嫂還不知。玉貞道：我竟不知道。宋
 仁立起身往厨頭取了一付杯筋擺在桌上，連忙斟在杯
 內。送玉貞玉貞就老老氣氣對着兩兒坐下。那兩聲越犬
 玉貞道：這般風雨夜間已怕人。宋仁道：嫂嫂害怕，留我相
 陪。嫂嫂如何？玉貞道：這話怎生好說？宋仁道：難得哥哥又
 留去了。這雨落天留客，難道落到明朝？嫂嫂忍得推我出
 門，還是坐到天明。必竟在此過夜。這是天從人，想嫂嫂不
 要這了。天意玉貞笑道：天那裡管這樣事？宋仁見他有意
 湊了進去，依依呀呀弄將起來。

浪子尋花鑽頭覓縫，想漢坐肚牽腸為着水言
 堪色笑為着雨，就做文章一個伴。推不可一個緊拘
 成雙假花手，憑池脫卸放下身。蝶浪蜂忙成就了寫
 交鳳友，便做了地久天长耳朶時。低呼聲潤口兒中
 舌吐下香，枕斜雲裏。風汗珠兒，漬透鴉黃弄出
 了金生麗水方纔肯。玉鸞起江泡，起玉娥輕說與偷
 香情與信尋常。

二人暗中靜手重點，蕭蕭青坐在一堆。再再殘萍思思愛愛。

淺斟慢飲



就是夫妻一般須臾收拾而火上樓安直一對青年正堪

敬對從此夜夜同床時時共笑把王文做个局外閑人把

宋仁做个家中夫婦日復一日不期王文回家又這般煩

煩惱惱惹是尋非玉貞只不理他心下暗想當時誤所

人做了百年姻眷如今想起起情一毫不放我心上我方

此花容月貌怎隨着俗子庸流不如跟了宋子竟往他方

了我終身有何不可過了月餘來仁見王文又差出去就

過來與玉貞安歇玉貞說王文十分痛待他回時好

與他再過幾時不好過我跟你往他處尋方藥避了他宋仁

道我如今正要到杭州去尋些生意做着已了終身只為

看你不忍拋棄故此遲遲若是你心下果然我便收拾行

裝回你到去住下可不兩下歡娛到老做个長久夫妻玉

貞道我心果然一意跟你又無父母羈絆又無兒女牽留

要去趁早宋仁見他如此有心一意已決將家中粗硬家

伙盡數賣去收拾了盤纏先把玉貞領在一尼庵寄下自

已假意在鄰居家邊說王家為何兩日不開門合懷疑

一齊來看止有信物俱在不見人影各各猜疑都說玉貞

見丈夫處他不睦必然背夫走矣去下不提且說宋仁到

庵中領了玉貞水陸兼行不過十日到了杭州他也竟不

昭慶而來玉貞見了西湖好景十分快樂怎見得有望海
潮詞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
玉總慣識西湖路嬌
兒過沽酒樓前紅杏叢中簫鼓綠楊影裡軟響暖風
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人偏畫船載得春去餘情
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芳

又云

萬戶烟消一境空
瓊樓燕子家家雨
畫舫舞衣凝暮紫

水光山色畫圖中
波館流夏桃花岼岼風
綉簾歌扇露春紅

蘇公堤上垂楊柳

想重來試玉總

又云

萬頃西湖水貼天
湖邊為問山多少

美
翠楊柳亂秋烟
每個峯頭住一年

一船竟至昭慶上了岸將行李搬向人家且與玉貞往岸
上閑要遊不盡許多景致看不盡萬種妖嬈宋仁喚玉貞
出了山門往石塔頭吃了點心二人又走到湖邊順步兒
又到大佛寺灣裡見一間草舍貼着名賃二字宋仁見了
與玉貞說這間房子到召人租外面精雅不知裏面如何
問壁一個婦人道你們要着房子待我開來你看二人





進一看雖然小巧實是精雅王有一間樓房正對面湖
 然暢目床桌都有宋仁便問道大娘子這房主是何人
 人答是城裡大戶人家的每年要租銀四兩如看得中
 可秤了房銀我們與你做主便了宋仁道娘子你可中
 應玉貞道十分有趣快快租了宋仁向袖中取出銀子
 了一兩併四錢小租銀借了一張紙寫了租契就與這婦
 人道我們遠遠而來今日便要來住了婦人說有了銀子
 是你房子了憑你主意宋仁着玉貞樓上坐下自己去取
 行李須臾到湖口取了前物又喚小船至寺灣而來相
 言移上了岸又問隔隣借了鍋灶須臾往寺前買辦東西

玉貞燒煮了神祇請了幾家隣房盡歡而散不說二人
 住得安逸且說王文回到家中見門是閉的吃了一驚向
 隣家去問都說你娘子不知何處去了早晚問我們替你
 招管這幾時王文見說吃了一驚連忙推門進內一看家
 伙什物一毫不失上樓備衣服止有玉貞用的一件也
 無籍中銀兩一毫不動王文想道他又無父母親戚可去
 若果隨了人走怎麼銀子都留在此心下疑惑不止
 想將起來好生氣惱道要這般一個婦人做夢也發了
 氣氣苦苦上床睡了且說那城中有一光棍專一無風
 浪詐人銀子陷害無辜姓楊名祿人就取他一個渾名



做楊棘刺打听得王文失了妻子箇中銀兩尚存他心下
動火不免弄他幾兩銀子使通用有何不可粧了一個腔兒

竟到王家叫道有人麼王文因心下不樂遂睡着聽見叫
响忙起穿衣下樓開看正文不認得道尊姓有何見教這

般早來楊棘刺道我姓楊我表侄女馬玉貞聞道嫁在你
家我在京中初回聞道你們弄把他凌辱日逐痛打我因

憐他本分幼小特來看他叫他出來見我表叔王文見他
這個人入門訣知道尋他口面的道他幾日前正去尋那表

叔至今未回我如今向逐正居處尋他既是尊親到來快挾着
他回來楊棘刺道胡說大分是你把我玉貞打死了到反

家出這般話來兩下爭个不止隣舍都來相勸楊棘刺道全
怕不與我侄女明日就告你一竟去了各人散訖王文氣

個不住方梳洗完只見又有人扣門又見不識面的道尊
姓到此何幹那人便道小子孔懷因見親親說起令政

一事他本心原因一向在京中令政嫁尊兄之時他不曾
受得些盒禮如今令政又不知去向他方纔忿忿要告我

想涉起訟來一時間令政回來便好好萬一難見免不得官
府懷疑其間之事與小子無干我想何苦勸人打官司不

若兄多少與他個盒禮之情這事便息了王文是衙門裡
人那裡一時間就肯出這一林銀子便道承孔先生見愛

盒體是小事，這我妻子有病，他禮便了。那人見他不如法，作別去了。那楊練刺想道：我的計策百發百中的，難道被他強過了？下次也做不起了。不免告他一狀。總信老楊手段，遂提筆來寫下一紙狀詞曰：

告狀人楊祿，本縣人氏，告為殺妻大逆事。任女馬五貞，嫁與憲臺役虎根，王文為妻，賦性不良，終日將妻百般毒打，祿往京回，昨特探訪任女屍跡，案典切思妻非七出之條，得交難索，焉將三尺義親，命罪安容夫，人倫入倫大，典肯滿獸心，賊首叩寬臺，刑王去，死有眼目，九

原坐者，感思于職上告。

次早

投文將詞投上，知縣見是他手下殺死妻子，罪極滔天，批王交取到，先責三十板，竟下了獄。待後再審那縣計，周全來牢中望他，到家中取了銀子，與他使用，還喜是月，衙人役終人，凡事不同，周全遂上公堂，各處尋訪，那裡有半毫消息，過了幾時，官差周全，周全知这个消息，連他到牢中，刺了王文，把王文之事，竟托了衙中朋友，竟往杭州進發，不換且說家仁與玉，身一，與沒些主意，走了出來，那差人吃驚，及無生計，可牛，堪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起來大呼，道：數個不住，正是。

上天天無路

天地地無門

進退兩難如何是好來仁好問一竟見走到城中去了
 見玉貞倚門而立恰好一個帶巾的少年吃得酒熱熱的
 往沿湖而來早已看見玉貞吃了一驚想道幾時名這
 美妓在此竟自往玉貞身邊走來玉貞見他是斯文
 避進這少平認定他是個妓女竟自大羞路了進來玉貞
 慌了連忙上樓那人也隨上樓朝着玉貞拜揖玉貞驚
 只得答禮那人道好位姐姐玉貞道妾是良人之妻君
 自誤了那人听他說話是外方人聲音一心想道他見我
 有酒的假意施故便向袖中取出一錠銀子道我不是來

那少年見他一笑只道他肯留他歇了上前一把抱定便
 去脫衣玉貞到慌了手脚就要叫起來又想他那錠銀子

欲待順從又怕丈夫撞着躊躇未定被他到手了也玉貞
 雖然受注道妾非青樓實係良家兒君青年養有廉恥不

認既承一枕之私亦是三生定業兩回後會以報高情玉
 貞道快快完事恐丈夫撞見如之奈何那人听见他急急

忙忙完了整衣下樓說與道我又不來看你玉貞點頭





那人竟自去了。玉貞掩上大門，上樓想着，笑了。又笑道：「杭州原來有這樣的書院，一年進這殿幾個，不愁沒飯吃了。又想道：怎生對宋郎說，出橋由道，也能我身，原是他獨來的。怕他吃醋，不成實實說，看着他怎麼。正在想，聞宋仁推門而入，上樓見了玉貞，備細說，愁煩玉貞，道：「那裏去這一會，有什麼好生意，可做麼？」宋仁道：「我看城中都是上舖子，就是有小生意，我也不做。」就笑說得做時，那本錢我方纔往石塘，上回見了那小婦家，綉姊妹，个个穿紅着綠，與那些少年子弟，調笑自如。到是一樁好生意。玉貞道：「了，笑道：『去再轉，這个烏龜頭，的生意，回來美。」」恭宋仁

一口氣，玉貞道：「你若看這燕念，願樣便做，你必愛如何？」宋仁道：「這批說，將下去，若得我的，救命，生死不忘。」玉貞扶起宋仁，笑道：「招牌也不曾掛，一个人來發市，去了，拿自那銀子，題與宋仁。宋仁一見，吃了一驚，此銀何來？玉貞把那個人光景，如此如此，一說，宋仁大笑，起來便道：「這番我宋仁夫婦二人，不怕飢死了，宋仁忙去買了些酒，殺與妻子，痛飲而睡。次日，那玉貞更加打扮，穿了件大袖衫，坐在門前，晃了又晃。這天有人走過，他便笑臉相迎。這些書院，一時裡，傳聞起來，大佛寺前，有一个私窠，于十分，致又不歇，全無色相。一時間，嫖客紛紛，車馬不絕。」

仁到做了。一个長官落得些殘餘酒爰用不提且

全竟至都堂下子公文未及願交下午餘閑步出清

道開知杭州西湖景致天下無雙到此不走一番也是

了遂搭小艇撐出港口他見了青山綠水讚嘆不已

昔聞日本國倭人住此遊湖他也題了四句詩

昔年曾見此湖不借人間有此無

今日往從湖上過自欠工夫

看此倭詩果是有理那船已

全上岸往岳

却是讀書人先

莫玉貞心下看是一驚恐怕錯認了坐在一橋上把眼不

住去看恰好那一船的客人走了妓女走上岸來周全看見

閃在一旁見他走到身邊上下一看一些也不差又尾在

后邊所他說話正是温州聲氣心中想道這个婦人在

此快活告丈夫受得好苦理又想道不知他住在何處好

去跟尋道這也不難我限了他這隻湖船去少不得有个

下送自己上了酒樓吃了一壺酒正會鈔完恰好那船往

裡湖撐去周全沿了湖慢慢跟着那船撐在酒裡便住了

周全上前一看却是宋仁出來相幫打扶手携了玉貞

到了家去隨後酒客都進去了周全十分穩了又到大

李前見一个長老出來近前一問那長老把宋仁幾時移
來做起此事一五一十說得明白周全別了竟進錢塘門
裡取路回寓次日領了回文竟至本州招下忙去望着王
文道恭喜妻子有寔信了這般這般一說王文道原來被
宗仁這光棍拐去害我受這般苦楚周全登時上堂保出
了王文大爺簽牌捉獲又移文與錢塘縣正堂添差捉送
廟全同了一个夥計別了王文往杭州走了十二日方到
下了移文錢塘縣舊地方同捉獲又添了兩個公人一齊
的出了錢金門過了昭慶寺竟到灣內只見玉真正要上
橋被周全騙住宋仁看見土色衆差人取

看道事已至此不須講起且擺酒吃衆
下王真上樓收拾銀兩到也有二百餘兩把些零碎
家伙什物自置的送與房主作租錢宋仁打發了錢塘二
差叫隻小船竟至湖金門進發王真坐在船中弔淚送古
四句以別西湖道

自從初到見西湖 每感湖光照顧奴
今日別伊無物贈 願將紅淚洒清波
又有見玉真去後到樓是頭者逗逗恣恣元自老樓不捨
也有幾句題着御事

王孫擬約在明朝

載酒招朋竟爾邀

鳳去樓空靜悄悄

一番清興變成焦

須臾到岸一眾人竟至錢塘縣起解夜住曉行飢餐渴飲

不只一日到了永嘉竟至著中與衆人投到縣主把王文揚祿一

齊拘到听審先與王貞道你是婦人家嫁雞逐雞纔是怎

生隨了宋仁逃到杭城做這般下流之事害丈夫被楊祿

告在我處把你丈夫禁責還是怎生講王貞道爺爺婦人

非不能縮但丈夫生性急烈難當奴心懼怕適值宋仁欲

往杭城生意也是婦人有這般宿業要債迷自一時沒了

主意猶如鬼使神差竟自隨他去了若見欺了丈夫把房

中銀錢之類也拿去了縣主松問王文此時你可曾失

物仲成王文道一毫也不曾大縣主又問王貞道宋仁

个奴才五年滿從不必言了你今律該官責只怕又隨風

塵了王貞道求老爺做主太奴身該當何情願自贖其身

向空門落髮以了餘生是爺爺恩德王楊祿你不若

與侄女另尋一婿以了他終身如何楊祿上道蒙老爺

分付小人不該有違王貞仔細把楊祿一看道我那裡認

得你什麼叔子在此把我丈夫誣告楊祿道侄女也難怪

你不認得我你五歲時我領京裡做生意今年纔回來前

王貞道且住問你我爹爹是何名姓作何生理家中三代

如何出身母親面貌長短說个明白來楊祿一時被他眼
刺一句也說不出縣王大怒道世上有這般無恥光棍枉
然必定聞知王文不見了妻子生心認了表叔指望詐
銀子一定王文不與他詐心不遂將情捏出殺妻情由
在我處王文上前道爺爺青天着人來打合要小人的盒
禮錢小人妻子也沒了倒出盒禮不肯與他生情屈害小
人縣主拍籤先把宋仁打了三十板又將楊祿重責四十
着禁子收監道待我申報了三院活活打死這光棍若留
在世貽害後人宋仁發當春驛當徒五年滿期釋放玉貞
情愿出家姑免究這縣主只爲玉貞標致不忍加刑亦是

於此之時玉文道妻子雖然犯罪然有好心待着小人
一來不取一文而去方纔執証楊祿句句爲着小人一時
不忍求老爺做主縣主道爲官的把人夫婦止有斷合沒
有斷離的但此事律應官賣若不與他一到空門這是法
度沒了如今待他暫入尼庵待後再來陳告那時情法兩
盡庶不被人物議當把審單寫定後題玉貞出家以拘于
後道

脫却羅衣換布衣
西湖不復觀紅葉

別離情種受孤酒
道院從教種紫芝

閑處無心勾八字

靜中有念去三月

夢魂飛遶杭州去

留戀湖頭憶故鄉

判單把一家人趕出止將宋仁討保還家打點起身玉貞
 隨了王文回家到了家下取出男衣還了宋仁把上好女
 衣付與王文收了身邊取出那二百銀子稱了五十兩付
 與宋仁道我也虧你一番辛苦將去富春取房妻子度日
 切不可再到温州來了剩下一百五十兩銀子付與王文
 道妻子雖然不該撇你而去今日趕的銀子依先送你男
 取一房好妻室到老那性性還要耐煩若果是你沒有那行
 兇之事我怎生捨你將手上金銀戒指除下併幾件首飾
 盡付王文身邊還有幾兩碎銀看者用全道這幾兩銀子



煩勞周伯伯與奴尋一清靜處奴送他有齋待奴也好
 日王文見妻子這般好情一不不忍相捨便放聲大哭起
 來玉貞也哭起來連周全也下相來道你既二人如此
 情狀我亦不忍相看不若將些銀子往他州外縣做些生
 意儘可度日把這首待我與我買了共有三百現銀情沒
 生意小小銅錢當兒也教了此地怕什麼人來刁
 你不成王文道如此甚好只大兄留心周全道自然在
 心王文連忙買下酒物款款了三人就請周全夫妻二人
 至如恩愛這也是王貞欠了這人的風流債宋仁引去
 完了重完夫妻之情後來全見了銀子與王文就在

續二司

南開一木器舖子夫妻二人擇了若干家當一連生了三個兒子
王天因出了衙門那吃酒就有了節度再也不撒酒風故此兩下
酒色皆不着緊那楊祿被知縣活也打死了後人把他幾個人名
字寫出列也湊巧道

因為王天不天 故使王負不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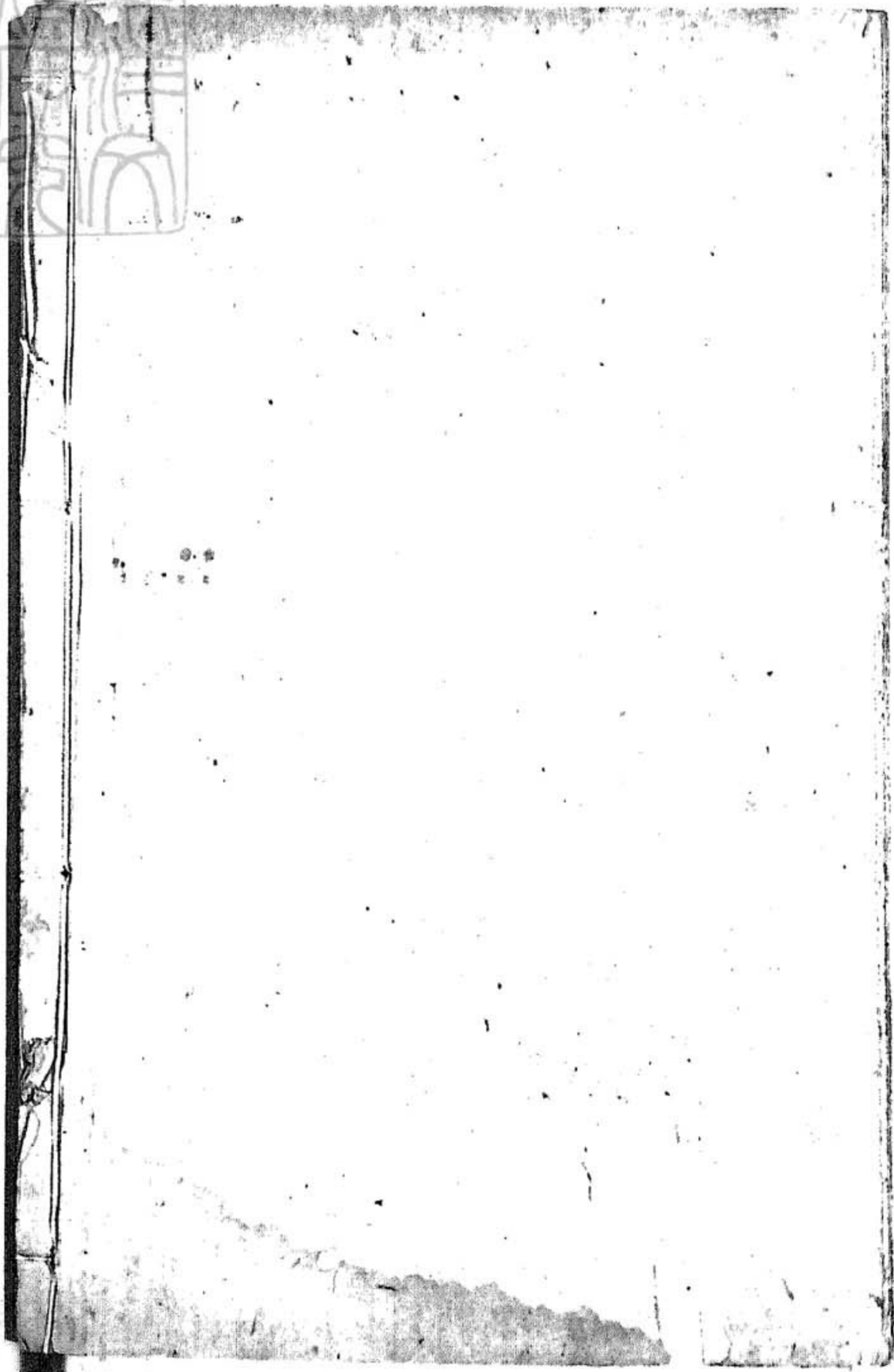
惡人楊祿不祿 施恩宋仁不仁

止有周全果爾連全完成其美矣夫

總批

書生錯認章台柳誰知弄假却成真玉負合以風流債
又得西湖兩袖春撒酒風的个場頭不可不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